

《第四间冰期》中的现代性观照与科技伦理反思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and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nter Ice Age 4*

许静华 (Xu Jinghua)

内容摘要: 安部公房的《第四间冰期》以人类生存危机的预言为背景, 构建了一个“现在”与“未来”对峙的权力构图, 揭示了科技与权力合谋, 践踏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暴力性。一方面, 作品对“预言机”等科技产物与政治间共谋关系的刻画, 蕴含了安部对 20 世纪 50 年代美苏争霸格局下日本的政治窘境的讽喻; 另一方面, 在现代性价值观的宰治下, “预言机”成了凌驾于人的价值理性之上的“物神”, 而“水栖人”改造则对伦理尺度提出了严峻挑战, 主人公面临的科技伦理与人的生存发展权、保守与进步、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映射出了作者对现代性内生悖论的伦理反思。

关键词: 安部公房; 《第四间冰期》; 现代性; 科技伦理

作者简介: 许静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Title: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and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nter Ice Age 4*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diction of human survival crisis, Kobo Abe's science fiction *Inter Ice Age 4* constructs a power composition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present” and “future”, revealing the violence of collus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power, trampling on personal interests and life. On the one hand, the depiction of the collus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politics contains the allegory of the political dilemma of Japan under the pattern of American Soviet hegemony in 1950s;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modern values, “prediction machine” has become a “Fetish” over human value rationality, while the “aquatic human” transformation pose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the ethical scale. The hero is confronted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ight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conservation and progres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that the author's reflection on the paradox of modernity is mapped out.

Keywords: Kobo Abe; *Inter Ice Age 4*; modernity;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uthor: Xu Jinghua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Guangzhou 510545,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5384436@qq.com).

受爱伦·坡 (Edgar Allen Poe, 1809-1849)、罗伯特·谢克里 (Robert Sheckley, 1928-2005) 等科幻小说家的影响, 安部公房 (Kobo Abe, 1924-1993) 重视科幻小说 (Science Fiction, 简称SF) 这一创作手法的现实批判功能, 认为SF的真髓在于通过“假说的设定” (或曰“怪物性”) 给“日常性”带来冲击¹, 倡导以探索未知的“SF精神”来叩问自然主义文学所难以企及的课题。在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和现代性的冲击之际, SF无疑是安部公房用于颠覆“日常性”、审视当下的重要武器。

安部公房先后创作了《R62号的发明》(『R62号の発明』, 1953)、《饥饿同盟》(『飢餓同盟』, 1954)、《盲肠》(『盲腸』, 1955)、《钥匙》(『鍵』, 1956)、《铅蛋》(『鉛の卵』, 1957)、《第四间冰期》(『第四間氷期』, 1959)、《和人一模一样》(『人間そっくり』, 1966) 等科幻小说, 被誉为日本科幻小说的先驱。其中, 《第四间冰期》尤其开创性意义, 获得了日本“第一部优秀的长篇科幻小说”的盛誉。然而, 基于对不同体裁的文学性评价及主导权问题, 当时的日本文坛普遍认为纯文学的价值高于科幻题材小说, 学界对安部公房的SF作品并未予以充分的瞩目²。在围绕《第四间冰期》为数不多的先行研究中, 鸟羽耕史分析了支撑“水栖人”和“预言机”构想的科学理论分别来源于苏联的生物学和美国的神经机械学, 认为《第四间冰期》影射了1950年代处于美苏两大政治力量夹缝中的日本共产党“脱离现实的政策, 在本质上并不信任大众”(113)的革命现状。柚谷英纪认为《第四间冰期》等SF作品旨在利用“偏见/怪物”的“假说”来影射政治, “‘断裂的未来’之恐怖可视为当下政治恐怖本质的投影”(146)。两位研究者无疑都留意到了该作品对当下日本社会现实的批判维度, 却忽视了作品关于“人类未来的生存危机”的预设中所包含的对人类共同体普遍的价值关怀这一面相。

《第四间冰期》通过科幻小说这一载体, 讽喻性地指涉了同时代的历史性事件, 在揭示当下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的同时, 又从普遍性的层面探讨科技的异化及现代性价值观内生的悖论, 解构现代性价值观的自明性, 探索克

1 参见 安部公房: 「SF、この名づけがたきもの」, 『安部公房全集』第20卷, 東京: 新潮社, 1999年, 第52-54页。

2 参见 加藤優: 「ジャンル化への違和: 安部公房と『SFマガジン』」,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別冊27号2(2020): 15-27。

服现代性消极面的可能性。作品对“预言机”“水栖人”等科技产物与政治间共谋关系的刻画与揭示，蕴含了安部对美苏争霸格局下日本的政治窘境的讽喻；主人公所面临的科技伦理与人的生存发展权、保守与进步、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映射出了作者对现代性内生的悖论的省思。进而，从作品与“反乌托邦”著作《美丽新世界》的比较解读中，可以窥见安部对“现代性之功过”不拘于成见的开放性态度以及倡导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伦理反思来遏制现代性消极面的主张。

一、科技与权力的共谋：现实观照与政治讽喻

正如李先胤所指出的，“安部文学中的‘怪物性’体现在用超越现实主义式的表现手法描绘出异样的现实世界，却与同时代的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作品巧妙地折射出了大东亚战争、冷战期的国家竞争、科技、劳动条件、国家意识形态等 20 世纪诸暴力性问题的结构”（62）。安部公房借科幻小说这一“假说文学”形式，对现实中的事件展开隐喻、戏仿式刻画，意在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痼疾”进行揭露与讽刺。

《第四间冰期》创作的现实背景是 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创了人类航天的新纪元，同时也意味着美苏竞争的日渐白热化。二战后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利益捆绑在了一起，日本成了美国对抗苏联的最前线“岗哨”——美国除了在日本驻扎海陆空军外，还利用日本开展谍报活动¹。当时身为日本共产党员的安部公房强烈感受到国内政治局势随着美苏势力的消长而动荡，为刚刚实现战败后废墟重建的日本社会可能再次蒙上战争的阴影而感到忧虑。《第四间冰期》以缜密的逻辑推理以及丰富的遗传学、人机系统科学、物理学等知识为支撑，构建了一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预言机”）及生物技术（“水栖人”）开发“海底殖民地”的未来帝国主义争霸图景，蕴含着对当时美苏争霸格局下科技、军事技术与权力结合成为新的统治手段的揭示。

小说中，苏联预言世界“未来必将是共产主义社会”（安部公房，「第四间冰期」16）²，引起了美国的恐慌和抗议，并禁止日本运用预言机进行政治性预言。对“友邦”美国言听计从的政府当局下令，严格把控“预言方案”的审批，即使是研发人员也不得擅用机器。然而，预言机研发者惶惑地发现，归根到底没有哪个领域的“预言”是与政治完全无涉的，最终总会指向某种政治性，“预言方案”接连受阻。“预言机”未能投入实用阶段便被迫搁浅，不啻为对日本的内政外交受美国粗暴干涉而陷入窘境的讽喻。随着

1 1960 年 5 月，美国驻日本厚木基地的 U2 型侦察机以气象勘测为名侵入苏联领空被击落；同年 7 月，1 万 5 千名民众在横滨厚木 U2 型机基地附近游行，美军被迫从日本撤回 U2 型机。

2 有关《第四间冰期》的引文均来自安部公房：「第四间冰期」，【安部公房全集】第 9 卷，东京：新潮社，1998 年，第 9-174 页。凡未特殊说明，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情节的推进，主人公胜见博士发现，掌握着预言机研发中心命运的“项目委员会”与自己所追查的收购婴儿胚胎的“非法组织”竟然都是海底殖民地开发计划的构成部分，从属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不能宣张的“国家机密”。科学家及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最重要的国家战备资源而受到严密监控，哪怕是学界的精英，如果不能与权力当局站在同一立场则将面临被抹杀的命运。胜见的悲剧结局，是国家权力机构对科学及个人暴力干涉的影射，可视之为对1930-60年代苏联科技史上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事件”¹的指涉，隐含了安部对科学与政治权力合谋、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讽喻。

《第四间冰期》以未来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为背景，构建了一个“现在”与“未来”对峙的叙事空间，在影射日本当下政治生态的同时，从日本社会现实的个别性上升到人类共同体的普遍性层次，对挟裹着全人类的现代性危机展开反思。以下将通过分析作品对科技的异化以及现代性内生的悖论的揭示，探究安部公房对克服现代性消极面之途径的思考。

二、从“仆”到“神”：科技的异化与现代性的悖论

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概念以破除宗教神话的“启蒙”为起点，以理性为价值核心，以摆脱宗教控制的“世俗化”为特征。然而，随着“理性”被推向神坛，现代性的悖论日渐暴露——“一方面主体的理性反思将人们从传统宗教迷信中解救出来，实现了精神的祛魅，释放了主体的力量；另一方面，主体自我意识的膨胀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二分对立，激发主客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主客体间和解的可能不复存在”（韩秋红 孙颖 127）。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首的西方哲学将关注焦点转向了现代性批判，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多向度的批判理论中走向巅峰。与哲学思想领域从理论上对现代性的抽象、宏观批判相呼应，文学领域则往往通过虚构日常现实的叙事时空，从微观层面对现代性展开反思。

《第四间冰期》将背景设置为被生态危机所挟裹的人类近未来，呈现了生态灾难、殖民扩张、种族压迫、人的异化等一系列由科技异化带来的现代性危机。通过描写主人公胜见博士和信奉“预言机”的研究者在价值观上的碰撞，将现代性危机置于既存价值观与“断裂的未来”对决的场域中，进而探讨科技伦理-人权、技术进步、理性主义等现代性诸问题中内含的“自我否定”因素。

首先，导致两者冲突的核心问题在于“水栖人”改造这一科技伦理范畴的命题：迫于生态危机，人类是否有权将后代改造为能适应环境变化的“水

¹ 1930-1960年代，李森科以“伪科学”获得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信任，荣居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利用意识形态斗争打击反对者和竞争对手，导致前苏联大批遗传学家遭迫害，生物学和遗传学发展长期停滞。该事件从根本上彰显科学与意识形态、国家政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一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远意义的科学事件。

栖人”？“水栖人”（原本面临堕胎而被扼杀的人类胚胎）是否具有与“陆栖人”同样的生存发展权？

研究者们认为，迫于地球海平面将上升 1000 米的事实，开拓海底殖民地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势在必行，“水栖人”“水栖哺乳动物”作为顺应环境的“人为进化”，是必须捍卫的未来，哪怕不得不牺牲当下人类的某些利益。与此相反，胜见在伦理上无法接受“改造人类胚胎”的构想，认为“水栖人”改造计划是残酷而反人道的，改造人类胚胎并将其用于海底殖民地开拓，是对人类的侮辱与背叛，且必将招致“水栖人”的仇恨与反抗。

在关于“水栖人”生存发展权的命题上，研究者们向胜见展示“水栖人培育基地”的实地拍摄纪录，指出科学的胚胎培育和管理方式有利于“水栖人”健全地发育、成长；海底的培育环境大大提高了“水栖人”成长的“生物效率”，“水栖人”体力、智力的发育比在陆地上更臻于完善等，强调他们具有与“陆栖人”同等的生存发展权。然而，为了获取培育“水栖人”的胚胎，研究者们却以“未来大义”为名，不惜强权胁迫、乃至剥夺威胁其计划实施的人们的生命，无视个体的生存权，暴露出了去伦理化的技术理性引发的道德真空。而胜见认为对人类胚胎进行改造是违背伦理的反人道行为，却对于“堕胎”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敷衍搪塞、避而不谈。同时，他在“水栖人”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上也陷入了绝望的两难之中——作为一名高瞻远瞩的科学家，他承认“水栖人”的存在有着合理的一面，却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成为“水栖人”的事实，试图追踪被夺走婴儿胚胎以便亲手结束其生命。可见，围绕“水栖人”所涉及科技伦理与生存发展权问题，两者的伦理价值观都陷入了自我否定的逻辑悖论之中。

其次，两者的论战揭示了另一组耐人深思的命题：“现在”与“未来”在价值上是否有优劣之分？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是否更符合“进步”的价值观？

崇尚理性与进步的研究者们更强调“未来”的价值，对科技发展将给人类带来更便捷、更高效、更舒适的未来深信不疑，同时认为，为了“未来”更美好的前景，要求当下利益做出妥协或牺牲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胜见尽管拥有卓越的学识，却不具有“未来引领者”的素质，因为他不愿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其“保守”“僵化”的思维模式令其无法克服当下的经验感觉和价值观而接受“断裂的未来”。然而，基于“进步”理念的“未来”观，与宗教尊崇死后世界/来世、轻视现世价值而强调当下须“隐忍”的逻辑，在本质上难道不是相通的吗？从这一角度上看，“进步”观无非是现代性自我赋权构建起来的新“信仰”，以牺牲人的主体价值来成就社会的进步。胜见与“未来派”的价值观冲突，体现了“进步”理念在逻辑上的悖反——脱胎于西方启蒙主义“废神运动”的“理性”与“进步”，成了凌驾于人的主体价值之上的新的“神”。

再次，围绕对胜见的“裁决”，呈现了现代性悖论中最核心的价值观交锋——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孰轻孰重？对“理性”的尊崇是否必然伴随着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扼杀？

由于预言机预言胜见将公开海底殖民地开发计划而引起公众骚乱，因此，为了让未来得以顺利发展，胜见成了不得不抹除的障碍。研究助手赖木等人决定营救胜见，设法让他改变“成见”，顺应并拥护未来的发展蓝图，于是求助于预言机得出胜见的“第二次预言值”。怎料，“第二次预言值”遵循某种理性逻辑，策划了将胜见卷入杀人事件、强行为其妻子实施流产手术、夺走并改造婴儿胚胎等一系列行动。在“引导”胜见窥见未来图景的一角之后，“第二次预言值”宣告“冥顽不灵”的胜见仍将成为阻挠历史车轮前进的保守势力，进而对他做出死亡裁决。令胜见错愕、狼狈的是，将自己推入万劫不复深渊的不是什么庞大的犯罪组织，而是“第二次预言值”这一自身“理性”的投影！出于自我辩护，他力陈预言机的存在价值仅仅在于提醒人们规避不利的“未来”，以便人们防范于未然。这一观点体现了胜见的“理性观”，即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是服务于人的价值理性的“仆从”，必须以人的价值实现为导向，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限制下发挥作用。然而，笃信预言机权威的研究者们却将胜见对主体价值理性的推崇视为蒙昧之举，认为他作为预言机的研发者却质疑其价值，对于科学家而言无疑是无可救药的堕落。胜见与自身的“第二次预言值”之间的对峙深刻地揭示了科技的异化以及现代性价值观中“理性至上”理念内生的悖论：以理性逻辑为支撑的科学技术恰如“普罗米修斯之火”给人类的生活质量带来了飞跃式的提升，是人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然而对科技理性的深度依赖使人反过来受技术/工具的支配，忽视了本应与技术同步发展的道德伦理规范，甚至忘却了人本身的价值。

小说的末尾展示了预言机指引人类逐步踏入“水陆共生”的前景，同时宣告了胜见沦为“未来”蓝图之牺牲品的命运。挟裹着胜见的种种冲突与论争，蕴含了安部公房对现代性价值观内生的悖论的揭示以及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刻省思：人权、进步、理性主义等现代性价值观在理性逻辑的推演下最终走向了自我否定的一面，现代性内生的诸种价值对立就像“麦比乌斯之环”般陷入了悖谬之境。

在揭示现代性内生的悖论这一点上，《第四间冰期》与旨在批判现代性“暴走”导致灾难的“反乌托邦”题材小说有着亲缘性。然而，《第四间冰期》在揭示现代性所激化的矛盾对立的同时，又否定了逃避对立、退回“前现代”的可能性，胜见的命运同时也意味着固守成见、拒绝“断裂的未来”的僵化思想的败北。在安部看来，“偏见无非是情绪的模式化观念，是对新的认识的过敏反应”（安部公房，「『偏見』を育成しよう」118），克服偏见和思维定式、勇于接受未曾预见的未来之挑战才是现代人应有的态度。这种旨在打破既成思维框架、设想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的积极介入态度，可以

说是《第四间冰期》有别于“反乌托邦”题材小说的最大特征，也是安部用于探索克服现代性消极面的思想武器。

三、伦理审视与价值反思：克服现代性消极面的途径

《第四间冰期》所展示的海底殖民地的未来图景中，科学家通过基因科技将人类胚胎改造成“水栖人”，并将其训练成为海底拓荒者，进而开启人类征服海洋的新纪元。这一乌托邦式的构想，与阿道司·伦纳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有着明显的亲缘性。

两部作品的互文性体现在其展现的未来图景都建立在人类文明遭到自身失控的欲望重创（战争废墟、粮食危机、生态危机等）之后的反省和修正，然而在本质上却依然无法超越现代性的制约，奠定其未来社会根基的原理（福特主义、进化论、人类中心主义）无不体现出用“理性”的铠甲全副武装的人类对自然万物的傲然姿态。一方面，“进步的”人类信仰着、并深度依赖于科技理性，利用基因技术介入人类胚胎改造使之顺应理想社会的运作，致力于构建一个安定、和谐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对不认同或有阻碍社会发展之嫌的个体进行规训、制裁，又暴露出极权体制对个体价值理性的践踏。此外，两部作品都对生物技术运用以及“改造人”的生存状态展开了细致而深入的描述，揭示了科技理性对伦理尺度的挑战。两位作者都立足于创作当下的社会现状，在洞悉现代性的种种悖谬的基础上，设想以推崇“理性”“科学”“进步”等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为特征的现代性不加限制地发展下去可能导致的结果，通过科幻小说这一体裁表达自身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忧虑。

然而，两部作品在对各自描绘的未来图景的价值判断方面，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美丽新世界》所描绘的基于福特主义原理的社会体制尽管稳定且给人以安全感，但其集权性、等级制的组织机构，刻板的管理方式以及枯燥的工作形式却是违背人性的：一方面，工人只是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中的一个环节，完全不需要脑力劳动或创造性；另一方面，该社会极力倡导消费和娱乐，由此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对于天生具有精神追求的人性而言，不具创造性的劳作与纯粹娱乐、消费终究无法填补精神的空虚，于是便需要借助从生理与心理双重“制约”以及致幻药“索麻”对人施与深度的欺骗与麻醉。由此可见，赫胥黎对自身描绘的“乌托邦”图景持强烈的讽刺与批判态度。与《美丽新世界》鲜明的“反乌托邦”性质不同，《第四间冰期》中提示的未来图景更着眼于对科技的善用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可视为安部公房对克服现代性之“消极面”的积极探索。例如，作品中描绘的“压缩空气”“气化性火药”等种种能在水中应用的科技成果无疑大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提示了一种克服人类极限的可能性，体现了人类发挥“能动

性变化”的力量克服生态危机的积极探索行动。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科学选择是人类文明在经历伦理选择之后正在或即将经历的一个阶段”，“使人变成科学的伦理人”；“科学选择强调三个方面，一是人如何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二是如何处理科学对人的影响及科学影响人的后果；三是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人同科学的关系”（聂珍钊 251-252）。安部公房强调科技的伦理承载，指出“大气污染、核武器等固然是不容分辨的怪物，是毋庸置疑的恶。然而其责任真的在于技术本身吗？不追究企业的利润追求、国家的利己主义、产业的军事化等对技术的滥用，而一味单纯地进行技术主义批判实属偷梁换柱的做法”（安部公房，『死に急ぐ鯨たち』 16）；“那些光会抱怨人造人之邪恶以及机械主义之非人性的人，无非是由于缺乏想象力且畏惧自由罢了”（安部公房，『1957、アルファの逆説』 236）。在安部看来，“人造人”“机械主义”等本身并不会导致“恶”，科技理性的消极面也未必不可规避，关键在于作为科技利用者的“人”是否能够视伦理为科技发展的内在维度，对这些“恶”与“消极面”的产生始终保持警觉和批判立场，将“欲望”收敛于伦理尺度的“警戒线”之内。安部的科技伦理观，正体现了“科学的伦理人”的时代担当。

综上，《第四间冰期》在“改造人”的构想以及对现代性悖论的揭露上与《美丽新世界》有着互文性，然而在对“技术主义”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态度立场方面两者却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前者描绘了人类利用科技实施极权统治之未来的“恐怖”，而后者则着眼于在科技的武装下，各方面“资质”获得大幅拓展的人类，在面对始料未及的生存危机及伦理困境时所展现的潜在可能性。从这层意义上看，《第四间冰期》构建的未来图景既是对当下现实的讽喻，同时也通过“断裂性”“怪物性”的假设，以开放式的阅读空间提示了一种切换既成的价值观及道德伦理立场来审视“未来”的可能性。

结语

科幻小说《第四间冰期》通过“假说”构建基于当下现实延伸而至的未来图景，讽喻式地指涉了同时代的历史性事件，同时在普遍性的层面上对深陷现代性价值观悖论中的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展开思索，体现了安部公房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责任意识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关怀。进而，从作品与“反乌托邦”著作《美丽新世界》的互文性和异质性比较中，可以看出安部在“现代性的功过”判断上拒斥既成价值观念约束的开放性态度，以及倡导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不断的伦理审视、价值反思来遏制现代性消极面的主张，这对跨入人工智能时代的当代社会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Works Cited

安部公房：『死に急ぐ鯨たち』。東京：新潮社，1986年。

- [Abe, Kobo. *Whales Eager to Die*. Tokyo: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1986.]
- : 「『偏見』を育成しよう」, 『安部公房全集』第7巻。東京: 新潮社, 1998年, 第116-120頁。
- [—: “Foster ‘Prejudice’.” in *Complete Works of Kobo Abe* vol.7. Tokyo: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1998: 116-120.]
- : 「1957、アルファの逆説」, 『安部公房全集』第8巻。東京: 新潮社, 1998年, 第236-237頁。
- [—: “1957, Antithesis of Alpha.” in *Complete Works of Kobo Abe* vol.8. Tokyo: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1998: 236-237.]
- : 「第四間水期」, 『安部公房全集』第9巻。東京: 新潮社, 1998年, 第9-174頁。
- [—: “Inter Ice Age 4.” in *Complete Works of Kobo Abe* vol.9. Tokyo: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1998: 9-174.]
- : 「SF、この名づけがたきもの」, 『安部公房全集』第20巻。東京: 新潮社, 1999年, 第52-54頁。
- [—: “SF, Thing Difficult to Name.”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Kobo Abe* vol.20. Tokyo: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1999: 52-54.]
- 韩秋红、孙颖: “现代性理论的逻辑理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运思”,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 (2018): 125-135。
- [Han Qihong and Sun Ying. “The Logical Theory of Modernity Theory and the Unique Thinking of Western Marxism.” *Studies on Marxist Theory* 2 (2018): 125-135.]
- 加藤優: 「ジャンル化への違和: 安部公房と『SF マガジン』」,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別冊27号2 (2020): 15-27。
- [Kato, Yu. “The Sence of Discomfort in Establishing Science Fiction: Kobo Abe and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 *The bulleti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of Waseda University. Separate volume* 27-2 (2020): 15-27.]
- 李先胤: 『21世紀に安部公房を読む: 水の暴力性と流動する世界』。東京: 勉誠出版, 2016年。
- [Lee Sunyoon. *Reading Abe Kobo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Violence of Water and The Fluid World*. Tokyo: Bensei Press, 2016.]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袖谷英紀: 「安部公房『第四間水期』論: SF・仮説・グロテスク」, 『日本文藝研究』第66巻1 (2014): 135-156。
- [Somatani, Hidenori. “Kobo Abe’s ‘Inter Ice Age 4’: SF·Fiction·Grotesque.” *Nihon Bunge Kenkyu* 66-1 (2014): 135-156.]
- 鳥羽耕史: 「安部公房『第四間水期』—水のなかの革命」, 『国文学研究』123 (1997): 106-116。
- [Toba, Koji. “Kobo Abe’s ‘Inter Ice Age 4’: Revolution in Water.” *Kokubungaku Kenkyu* 123 (1997): 106-116.]